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六〇冊

補編第六十冊目次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

目錄六十卷（三）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

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

卷）目錄六十卷（三）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卦之庸非盡卦為作易之本原書契為人文之初始上古鴻荒之世風氣未開民淳事簡故止以結繩治之隨其事之小大而大小其繩事有條理民无紛爭天下同元不治也迨及後世風氣日開民事日繁當是之時尤欲以結繩治之不幾於膠柱而調整者於聖人於此思所以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不容不以書契易之矣譬之琴瑟不調音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故也於是言有易忘者則追書以記之事有可疑者則追契以信之書可以記久而傳遠契可以止姦而息訟書契既用則天下之事无不次事无不次則天下之治可立致是以朝廷百官之來事平上下之異位輕重大小之殊職本末易治也庶事咸理而一无所遺者以書契而治耳天下萬民之私公私好惡之殊見愛憎取舍之異欲本末易舉也今也某情洞達而一无所隱者以書契而廢焉書契之用大矣禪聖人何所取而然歟亦曰取諸易中之大也大者次也卦以五陽次一陰則決柔也君子次小人也而聖人用之於書契者但取明次之意也書是以記天下之言書所以爲明次也契足以合天下之信契所以爲明次也百官非書契庶事不次將何以治萬民非書契則舉措不次將何以舉是以聖人十三卦之制器尚義而於書契一事獨有取於大者也始也聖人以大次之意寓制器尚義而於書契一事獨有取於大者也始也聖人以大次之意寓

有言利而不言利者豈无其故哉蓋先儒以爲網罟之不如乘轡許曰於

萬民之食鬥折能保其內而不如抓失之能威天下舟楫牛馬无所不通。棺槨書契亦不過送死明決而已故六者不言利而七者言利也其以此十三卦之制作皆制器尚象之事也乘轡舟楫服牛乘馬特曰抓失皆以利言網罟爲市擊乘轡衣裳宮室棺槨書契獨不以利言何歟武取其器或取其意誠失取諸噬抑以象歟抑以意歟十三卦之制作舟楫獨取諸漢波之於經卦言利涉者凡七爻言利涉者凡二則不獨取於漢矣其取象之意果有異歟且諸卦皆言利涉而謙獨言用涉何歟或曰不利涉大川或曰不可涉大川又何歟十三卦之制作尚象之事也然而重門擊柝惟取其豫備之意上樓下宇惟取其壯固之意書契以代結絕惟取其明次之意至於衣裳振天明又惟取其乾坤元氣之妙於辛之時安在其能尚象耶鼎之象曰鼎象已蓋謂卦之爲鼎法鼎之象豈有制器既取夫易而作易又反有取於器耶十三卦之制作皆取夫易之象也然取其義而不取其象者此書契門擊宮室衣裳之類但取其義也於鼎則易不及有取於器者制器而取於象象已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之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象之不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人卦器之先後不得

害於義也如此則其疑可辨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一百八十七

卷一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八十七

主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八十七

二

之文辭也仲尼序之謂前三人者以繩敗後三者以憂昌龍一再憂興亡則其困如繩于桑木矣桑木之至固而不可拔者況又繩之于其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已由乎後者尤齊之微成三宗之寔是宣王之覆是也張南軒說否之九五終天下之否而天下已向於泰通之時也然古之人君在賤則必思風言在既濟則必思豫防故人皆樂於安也乃安而不忘危人皆知其存也乃存而不忘人皆習於治也乃治不忘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故曰其亡其亡繩于桑木夫當其亡之歲而繩之於桑則根本固而不可動搖矣李謙齋詳解此否九五之義也否之九五反否為泰之時也反否為泰宜若可以少安矣而君子於此繩澤黑有其亡之成焉其亡再言之者憂之深而謹之至者也聖人爲天下後世保治之威深矣繩師麻訓解釋否九五義鴻持繩註否九五云危存亡治亂相爲倚伏猶陰陽之相爲消長也故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安有其治則亂有其亂則安其有其善則厥吉之有以九居五當位故安二陽失輔故保其得以剛陽下坎有其治然三陰浸長而上偏則危亡亂可立而生也

謂九五國夢謂上三陽爻

否之晉

下貴紀中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陳績曰自此以上皆謂否陰戒陽之卦五在否蠭雖慢中並非自謂以危亡之事者也張橫渠說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上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明君子之光焉司馬溫公說其亡其亡繩于桑桑之鳥物深根而難拔蠭主曰葛張紫嚴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上繩于桑桑之人体益疾未吉之病惟其以大為心而不以一己為心是以謀不忘也慮亡之謀念不置是寧有過舉者非苞桑義見支離郭雅賾安危存亡治亂並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處危故於無危亡之患李衡義海機安否之九五能安身者已當九五當否塞之時能休去天下之否掌目思慮戒慎是猶繩于桑之上其根深固不可拔也桑根深固蠭蠭主也呂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號專極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休息天下之否以脩致於泰猶入離於否也故有其吉之成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使焉安肆當深慮遠成掌度否之後朱子曰其十夫其亡矣其繩于桑未謂焉安因之道如繩繩于桑也桑之鳥物其根深固蠭謂深根者其固尤善聖人之成深袁漢王先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繩辭曰危者止可保也

萬里傳此否九五

坤下 次馬陰危亡與亂之象

巽

乾上

巽有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義

離上 不忘危治而不忘危存而
離以時言也三者皆不越乎

泰

不安者革人之所懷用己利而以危亡為心者君子之所獨也

否之九五勞役貞此辟否九五爻義否至上无有攸利之理惟九五陽

則中正既懼于中其亡其亡繫于包桑繫于不能以一朝居安不忘危存

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興秦之安於秦而反於否者吳

夫徐相直說言今日所以傾危者由前日安樂於位之所以今日滅亡者

由前日不保其存也所以今日禍亂者由前日自得其治也唯君子安不

忘危存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包桑心常是謹其持城亡猶繫于包桑之固已

水樂大典卷一千九十一

三

水樂大典卷一千九十二

四

形體凶者處上體之下而反應相承承且德非己所堪故有折足之凶既覆敗其美道失其形以致凶也言不勝其任者此大子之吉引易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云予曰也宰鼎祚集解子曰德薄而位尊災謂鼎九四也則雖九四凶惡小人故德等四在乾位故位尊知小而謀大虞翻曰死為少知乾為大肆四在乾體故謀大力小而任重謂自互生初體大過本末難故力小也乾為仁故任重以爲己任亦重者鮮不及矣虞翻曰鮮少也及於刑矣所謂折足曰見其咎也義張漢渠說子曰德薄而位尊之辭不及矣不知利用以安身者可焉公說鼎折足震公臻其形全而未補非才復敗美寔其形沾漬變國亡家張紫嚴傳子曰德薄而位尊之言不勝其任也自昔告台鼎之任德知力三者一有關則弗能勝其事而况俱不足者乎寧相以德為主有德而無智則不足以應變有智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失德之不立雖有智力亦無以成格夫人而指天下於治失德其責在鼎九四以陽承陰位不平正而人下患於陰德薄也位雖明下知小也立无无踰力少也非難解之道用無施不可目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於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由君子不器則無限量矣故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乎所謂德薄要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矣此五卦之六爻申利用已至

謂鼎九四文義也四以陽居陰所立之地謂鼎折足之象陳普解子曰德薄而位尊之言不勝其任也論鼎九四之義吳澄纂言此一節釋鼎九四文義九四陽盡難體而與初正應陽剛有德者也而居柔則其德等矣上體而近君則其位事也雖明有知者已而未中則其知小矣三往而大則其謀大也德知在己力資於人者已初六正應而柔往則其力小矣鼎器而有公殊實之則其任重已有大德者位可以享德等則不足以據其位矣有大知者圖謀可以大知小則不足以興其謀失有大才者貢任可以重力小則不足以勝其任矣害不博其位矩不周其謀力不勝其任則鮮有不及稱者程子曰四下應初切陰柔不勝任猶鼎之折足覆公上之疎也澄撰擇爻龍取力小而任重之義因爻前二句簡會璇集說不廢其德之等而居爭位不稱其知之小而謀大豈不空其力之小而當居健其不如稱者鮮矣如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臻其形淺也可謂不勝其任矣

七
水樂大典卷二十一
九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已而四用之故不勝任而至於折足以覆公之疎食大臣之任人如些可愧之甚主於形淺而報淺其占可相趙岐解大子言德重薄而在上位知誠小而謀大殺力小而任重負辭有不反敗事者矣易鼎之九四文解曰鼎折足謂九四信初六而重任之故不勝其任乃有鼎折足而頹覆公上所食之疎其形淺而報深所以此占小人非才貪名操位自取敗也董真卿會通錄氏曰古之人君必當力憂德而後從之官古之臣亦必龜力憂德而後居其位雖有上等史主猶不可免三公乎禹古不明於所遷禹立不善於自遷以至亡身危主談國仇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成哉洪武萬里曰聖人亦主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尊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古者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以至覆人之疎威已之身彌縫蒙精姦大義先儒也鼎足之錯而鼎寶之堂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疎敗已之身彌縫蒙精姦大義先儒折身之敗自取之已終之覆便何事焉此仲尼釋之意也張南軒說古之人方其人君任用之際必自矜其才力可勝其任乎黑後唐人君顧託庶幾上不負其主靈鼎之九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如鼎之折足其形深汗而凶也蓋不欲自滿以勝其所任

卦不繫之於離坎以離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歲卦而下男女偶合而生得其交吉故一爻據一則終全而固歸一致百慮莫老此稱天地王侯得一爻而天地相合而降甘露也此之所謂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謂致一也其在卦則六爻相應合而致用是也所謂全者合我與人而為一也動與之皆安其身而後動也語之而應者平其心而後慮也求而與之者定其爻而後求也三者博故能以天下為一卷中國為一人故曰君子脩此德而全也離而為二物物成離或與之擊之者至矣故曰立心勿倦凶勿狃不一之謂也張載曰下文當易曰自天祐之予先不利乎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積善乎順天以尚質也是以自祐之吉无不利己孝之義天黑也喟乎天者天助之應乎人者人助之也一之致乎此章以成周解唯豈吾雅稱九卦十爻盡其意蓋言有不能盡也曾子易解言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也立心勿

川先生曰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而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尚早

一

卷一百九十二

卷一百九十二

五

知之未嘗慢行之其節既改而速進善已易復之初九爻解曷不速復者猶有過即改而復尤然至于後則无善而言此以見遠害之迷已董其卿會通程子語極與應通使底至也先至於晦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如既至自然意識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矣故未嘗慢行也人復慢知之不至也立先是猶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如之未嘗慢行如顏子地徧至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處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使更不苟作猶子大半與聖人皆同只近便有於別若无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繫約未頤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達之地位上夫尤難直是峻拔又大段晝力不得方丈也。竹林先生曰上云曰先君有傳詩詩法子雲賦賦序之賦掌精端大義先儒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即上文先見者也如之未嘗慢行上文宣用終日斷可識失之意或曰既謂之未復行則是嘗已嘗行而今不復耳非謂過推往心而不復發于言行之間也曰顏子无形顯之過若是則幾之已形而悔之已著矣又傳謂之先極悔兼蒙謂明察其幾而健足以致大願子之於未達一間可歟夫子即復初九發明之罪焉解此復初九之爻辭也朱子解子曰孔子釋復卦爻辭云顏氏之子謂損滿。具始無幾

乎其必近於知幾者有不善未嘗不知有所不善之毫未嘗不自知黨知之未嘗復行也總知覺即改之未嘗慢見於所行此謂不武過。易曰易言云不遠復見於悔尤見此復卦初九爻解謂所失不遠而知復故不過於悔恨而全其大善之志何慶璽義君子知微知彰其殆無異乎。追至賢人而後覺驗其希賢者不止於一人論主聖人而後定名其希望者僅止於一人人覺斯道以感希賢之衆弗違斯道以懷希聖之名者不能也是故從而觀之世有悟道之君子而動大希賢者固同出於一心定而論之世有悟道之君子而謂之希聖者特未達於一間由其所達者以究其所覺者聖人禹傳而不深乎之哉且道固有微有彰也若未易以覺也而有人禹知其微矣又知其彰矣雖不謂之君子可乎道固有名也亦未易以覺也而有人禹知其彰矣又知其微矣雖不謂之君子可乎東方朔之子君子也故公婆禹禹望道而曾不見一人之自外者庶則其希賢之功何如也雖然此立淺於所傳者可以偏掌聽度為蔽聖人則曰斯人也我知之矣其惟顏氏之子乎柳子厚何以詛當乎此也蓋其所詣雖曰未極而去道也已不遠其所造者雖曰參全而忘道純

其覺辦道者觀之則合萬夫而同養是衆人之希贊也。自其運辦道者言之則惟賴乎而獨無是贊人之希贊也。吾知我不違乎道則人不違乎我而未達於希望之地者亦何以勤斯人希贊之志哉。吁吾夫子豈特予之服直吾道有自傳道有原承明夫希聖之事業者真不足與論斯人希贊之功用也。夫道廣矣大矣言其微者微者此道也。又有所謂影者為影者非此道乎。自微而彰微彰二道也。言其柔者柔者此道也。人有所謂剛者為剛者非此道乎。自柔而剛柔一道也。一覺其所以然之故則道在我矣。舉凡萬物在天下接於其目觸於其心感動於聲氣者各之間何莫非此道者而知之者幾何人歟於是對於聞見之知者則不足以知此語於辨想之知者則不足以知此固於揣摩體度之知者則愈不足以知此必有君子者精深力索韋扣靜龍恬之以終日之愚則聖人之階可成也。食之以童子之蒙則聖人之域可入也。合之以清俊之氣則聖人之室可升也。雖未可與言生知之妙抑亦有得於學知之真雖未可與言先知之境抑亦有得於樂知之懿雖未可與言化而不可知之底抑亦有得於先所不知之積以此而知其知也。明以此而覺其覺已。通安有味於斯道之鄉而微影剛柔之譬如也。如使味味於斯道之鄉雖形者且不知

是則所覺者亦以是為門之外我何覺焉。所覺以是則所望者亦以是為門之外人何望焉。益信所知在找我固不難道以爲知也。所望在人。人主捨善而有惡哉。所知者道則義爲有道之質。所望者亦道則彼爲暴道之徒。雖千萬人而一心也。傳後此之間。雖十萬人而一意也。傳過之後雖則其希贊之舉合吾道之君子其特誰耶。雖然覺辦道者固可以爲賢也。而詎覺辦道者誰歟。覺辦道而爲賢固可以感希贊之衆也。而詎違辦賢以廢斯人者誰歟。不有希望之煩子乎。可以覺辦道。斯賢而且足以感此希贊之衆。毫聖人於是不定論矣。惟彼煩子其始庶幾。庶幾之解。一發於聖人。則顏氏子之所達者可以潛龍而照會已。爲吾師矣。暨告頌矣。其與尤而不能自傳之聖人相士一蹤間耳。非庶幾而何程。告復矣。仁者歸矣。其與其與容周旋有中之聖人相士一蹤移幕非庶幾如何。中音釋矣。善吾以失其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相士一蹤足之地耳。非庶幾。如何心音齊奉坐。吾忘矣。其與不識不犯。性天莫違之聖人相士一蹤步之隔。可非庶幾而何。此時此際。謂其於聖道未不得其門而入乎。則顏氏子已。侵入之矣。謂其於聖道果堪歷經而先聞。然未嘗則顏氏子。倘未達一聞耳。故謂之庶可。也。謂之全不可也。謂之幾可也。謂之齊不可也。謂之庶

子一旦得時行道是亦六二而已矣。嗚此聖人進人之美意其亦深有抱
於後學之君子歟。嗚呼顏子其無幾矣。由此無幾而况則如之之神可造
也。莫止於庶幾而已哉。顏子其知覺矣。由此知覺而化則尤知之大可達
也。莫止於知微。知彰如景如剛而已哉。顏子為萬夫望矣。此幾而神化
而已哉。吁。顏氏子其聖矣而未化也。寡雖篤而平不縱志。雖勤而道未全
始。條理之事雖僅可觀而終條理之事則以莫之免也。此顏子之所以止
於賢而已。然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賢人斯可矣。賢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師顏之徒斯可矣。卽天慶經。蓋萬夫之望子曰。顏比之子。其
始無幾矣。論其學之高所仰非一人。皆其人之能所達。惟一問夫所仰
者。東雖一間未達者亦許之。苟有人為其可取。則足以知我之學莫尚於
斯。仰而望之。實出乎萬夫之表者。是人之難能。然難能之學。莫可詠之人。夫子
於是舉庶幾之學而歸諸顏。毫無好學者也。雖一問未達者。如識其神
之境歟。夫擬人不倫。聖人之所甚病也。絕光澤有聖人之所甚幸也。
夫人之生也。均此性也。有一人焉。獨出乎其類。固可喜也。然足令多見
於世哉。於斯世之不常。見而幸其時之僅可見。聖人美之有不容已者焉。

蓋聖人擬人以倫。嘆其時之絕光而僅有耶。且萬者。天下之盡數也。號萬
夫之聖。必其明足以有察也。智足以有臨也。有地顏之才。有辯倫之德。天
下事之如履。為彼之如鬼神。自古之積。以至于十萬之衆。望之而不可
金及者耶。是人也。善矜求之。何而可求之。天下未見其人也。求之國人未
見其人也。求之鄉大夫。亦未見其人也。吾將求之門人。為三月不遑。現日
月。立焉。嘗其無憂乎。終日如意。視聽聞斯行之。嘗其無幾乎。無幾之學。惟一
顙子而已。庶幾之解。溢不盡之意。深詳之而又絕之。首已嗟天望而至。於
萬夫聖人之事。尤稱氏之于其聖人之具體而眾首歛。有聖人者。作則增
之。在前急為。在後緩子固仰而望之也。見於萬夫。亦雖然。稱此之子去聖
人上一間耳。聖人與人之喜。未嘗有所斬也。今也於一間未達而有所斬
則庶幾之說。美子固非深取之物。蓋不然。顙子之學已至於聖人也。一間
未達。則顙子之奉化也。庶幾則不正於庶幾矣。此庶幾
之說。所以取顙子。好學之意。而示人以學。先所止也。豫必有隨。所以為萬
夫之寫而優之。不達不至於優。則尤當矣。復之初九。動之端也。豫順以動
用此一爻也。往下為庶幾。往上為萬夫之望。此聖人發理之妙。宣懷者不
容於不致。禮大傳經義附此之子。其始無幾矣。君子既有以盡其浩道之名。

實聖人斯有以平其近道之名。夫聖道之妙非常人所可得而致也。惟
君子者。真見內體。自省其過。則悟大道者為甚。近欲表其先亮之實。安得
不致其深長之解哉。且顙氏之在孔門。有不善也。未嘗不先知之。既知之
也。亦未嘗俟其遠而後復之。人皆見其理於顯。然而此則見其理於未然。
是有以悟夫道之實矣。則聖人。美君子之素。蓋客於少。各乎由。是因其有
識微之見。所以予之以其始。庶幾之緣故。不守諸他。而持乎諸顙者。信知
非顙子不足以語。近道之名也。然不觀君子所見之曠。先以見聖人所爭
之確。此聖人論如義之君子。所以歸之於獨復之顙子。歎下蒙曰。士以
此蓋嘗於一念之明微。而得是知之。通鑑矣。何也。人存此良心。即有此良
知。是知不為聖賢而加多。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故知其善者。此知也。知其
不善者。亦此知也。是皆稟於有生之初。賦於降來之始。人能清其天君。湛
其神。舍存其夜氣。而旦晝不足以奪之。保其清明。而宵愁不得以汨之。作
炳於妙端之先。效譽於逃狀之始。則事未能應物。未誰名將見智識之超
卓。可以為萬夫之表矣。苟以偏執而不能改過於本形性。以脩遠而不
能退。善於不及。則一旦出。與物接。其不汨於物者。幾希矣。願子於衆人
所未祐之中。而獨能見其道之所未見。則聖人喜之深而愛之切。禹得不

與。以近道之名耶。雖然。一字之褒榮。如革裳之語。之贊。納若卉。青聖人
倫。美。潔初。非苟然也。有一事之可稱者。必盡其深。韜與之富。有一
行之可取者。必為其謹。糊。燭之處。則聖人之所。幸。蓋於。諸人。矣。
惟君子。有深造之功。破聖人有稱質之語。聖人。考之。以庶幾之名。其顙子
得之。而可以先德矣。今大孔門之群弟。乃獨收顙子之一人者。何哉。蓋
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如其未嘗復行也。且顙氏革裳自樂。而不如家蔬
之淡泊。陋巷自如。而不知蓬草之半隱。知其善之可追。而進必達。見其不
善之可退。而退不反。庶幾之稱。誠謂袒而復中。未至於不坦。而中也。思
而後得。未至於不思。而得也。聞一知十。聖而不可知者。相寫蹉步也。墳
聖。仰。與。先。入。而。不。自。得。者。相。寫。但。心。齊。之。好。義。達。乎。往。天文。章。之
境。空忘。之。趣。廣。及。乎。忠。恕。一。貫。之。塗。此。其。所。以。為。其。始。庶。幾。之。君子。顙。定
以。承。之。七。十。子。之。科。而。七。十。子。之。授。未。可。與。之。而。同。經。求。之。三。千。之。列。而
三。千。之。衆。未。可。與。之。而。同。對。聖。人。以。一。言。之。寵。一。解。之。裏。有。所。不。容。自。嘿。
者。則。知。顙。子。相。去。聖。道。於。一。間。矣。庶。則。謂。顙。子。得。聖。道。之。公。則。未。可。謂。顙
子。未。近。聖。人。之。道。亦。未。可。已。庶。幾。之。語。聖。人。主。得。不。以。是。而。表。顙。子。有。先
見。之。明。耶。謂。之。曰。有。君。子。有。以。盡。其。浩。道。之。實。聖。人。斯。年。之。以。追。道。之。名。

良有在也。抑嘗論君子之格物所以備此理也。聖人之明易所以備此理也。聖人之明易所以備此理者何？曰：幾而已矣。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苟達其義，則善必

光，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偽絕而天理明，而吾心无一而非善；苟失其幾，則違利而就害，捨本而逐末，失其天理，蔽而人偽，而吾心无一而不流於過矣。

聖人喜頌子有過復之見，至不勉之於明善誠身之成。哉雖然，猶于之學，盡有可考。已觀其視聽而審其非復，則恍聽尤非妄言。動而謹其非禮，則言動尤非妄執。尤伐善而喜尤不知。庶乎屢空而善尤不違，此真不違，不貳過者，所以有無幾之稱歟！不待此也，賢哉之名不愚之譽。厭

膚劖矣，其體而效信乎？要反聖人之道而无愧矣。使夫復之年，既亦不已惑人，先禮等而上之安，知不如某於大底之域，惜其僅冠四科之首，而夫畏

予之嘆有以勤聖人之襟抱也。若夫莫土之嗇，不可汚墮天之難，不可以因不足以如復之義，慙爾。蓋患觀我采頤，放其良心，甚猶難矣。亦不足以

知復之變，有能體初九之爻，聚復小而辨於物，則專其所聞而高明行其所知，而无大將見侵入聖域，而造夫神矣。至持無無，而已成而頤之使。蓋亦抱之實友龍煙義，其地底幾乎。惟君子該諸道之微故，聖人有道，之微，義者勤之母。昧者所不詒，察已。惟氏之子，方能於善之未形，知其皆

水樂大典卷二十一

十

形之漸於惠之未著，知其必者，由贊易。聖人不以是農，許而以無於學者，美之何各耶？麻之一解，其僅可之謂歟？其甚遠矣。學之妙者，不獨也。隱而不露者，謂之幾。嚴於先聖者，謂之幾。朱子自解生夢死之後，心鏡關於物，而无超物之明天君，雖於事而无先事之智。於挑舉之微，而知耕。叢鳥者，幾何人？於履霜之初，而知堅冰之必至者，又幾何人？有人於其作炳於眇端，寓理於悠沈，謂之如幾可也。詳其僅足以識，則小人之矣，謂之先幾。君子可也。謂其僅可以語農，則人太深矣。尤大深酒之間，可與讀者，尤難其人。一惟之冬夜，與予如愚之田和二之陽秋，與予知十之回首，畫之使與無乎？夏空者，天壤也。發性天道，不可闇之嘆與心齋，忘者，連處也。博幾學之妙者，信頌子一人耳。聖人達子之終，何徒頌子過矣？不何僵？今也不曰知幾其神乎？而曰無於幾，謂之庶云者，盖以此乃入聖之門，充之則聖以，此為入神之階等而上之，则不可知之神。一字之褒誠曲而平者，職令觀子之在孔門也。真可以與諸如幾之學，非禮而言者，未甚害。博憂之義，久得於意會，凡不合於禮者，勿言也。非禮而勸者，未嘗害。是之說，久得於心頭，凡不合於禮者，勿勸也。唯禮而無禮，可以督吾明而取之，亦拙也。禮聽而非禮，可以厭吾禮而惡聲弗聽也。

天地網羅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可或而不惑，謂其有懷善之志，而可遷而不違，謂其誠性之義耳。少也，其孔門立聖者，聯諸乎好學之志，不寡，遂終身為未達一間之貧，於外而於具體而致之悔也。今聖人於榮解而以無解之解，參承許之，亦深惜之，龍胎無義之解者，毋謂聖人吝焉。猶子許特為猶子，不滿也。今有人脊物，惑之難以全。吾清明之天性，好樂之教以善，吾淵衷之性，則一定而先，聖虛而白，立始見，習趨物表，確見農先。埋鑿為理，轉大而天地推移之義，小而事物往來之義。近而一身，吉凶之義。遠而萬代，史擇之義。舉不逕於方寸，中無於幾之解。豈顏子所獨耳？噫！後何人予何人？希之則是。

程子傳見積六三爻，朱子本義，烟燻蒸之狀，醇厚而凝之言，氣化者也。李形化者，此得積六三爻，義朱子語類天地烟燻萬物化醇，致一事一也。惟事之所以能烟燻，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單本是也。日數一，是事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

水樂大典卷二十一

十一

男女都是兩全方得事。若三舊便亂了。程先生說，初興上四與五，首兩箇相與，自說得好。二、三、四、五，此四句，上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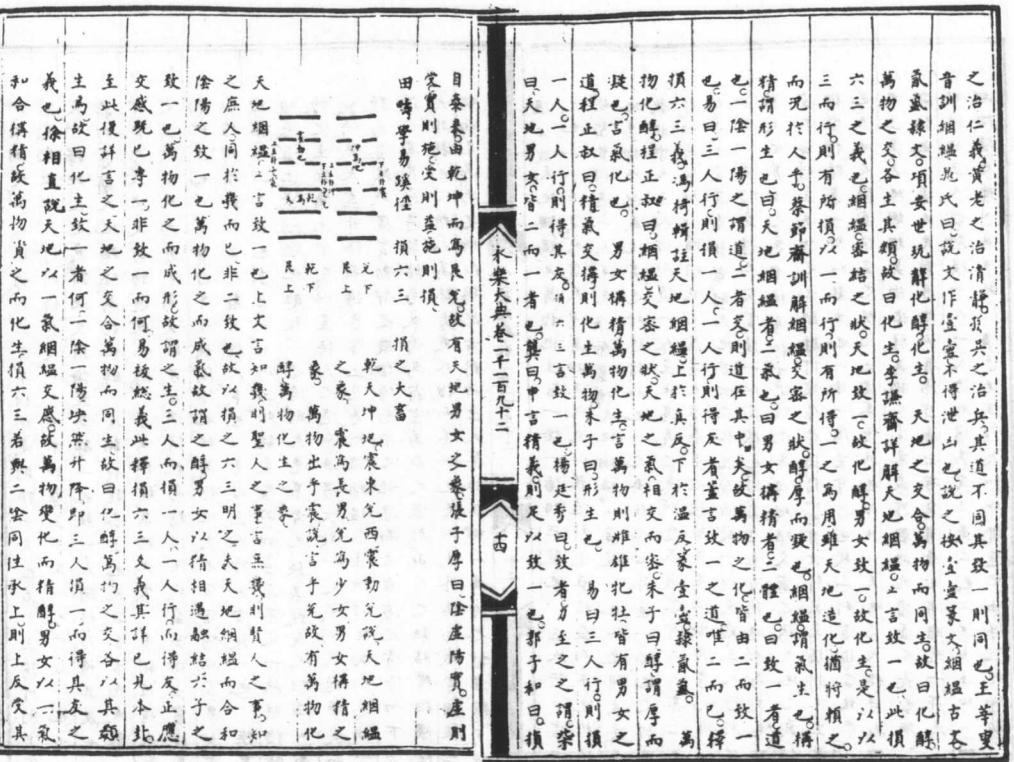
此四句，上三句，謂之未附錄，據梁玄良三索而得是乾道之所成。究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何基發揮未氏附錄天地烟燻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形化也。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損得一陰，來歸宗，泊註致一而後化成。已相合，又作象同。昔周易本文，作豐卦，云反醇音深。皇言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出積卦。陸德明音義，引唐李日注，孔穎達正義，天地烟燻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烟燻，至以位，此第九節也。以前掌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於得一，若已能得一，則可以安身。故此節明得一之事也。天地烟燻萬物化醇者，烟燻相附著之義。天地元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烟燻。共相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天地若有一心，萬物不能得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傳合也。古男一陰陽相感，住其自然得一之性。故合其精，則萬物化生也。若男女无自然之性，而各懷差二，則萬物不化生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反其灰，吉致一也。此損卦六三解也。吉六三，若更與二人同，則損

所不納是三人俱行。非六三不相納是則損一人也。名六三獨往則上所容受故云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言眾不如寡三不及一也。古云「夫子釋此爻之憲謂此爻所論豈其解一也哉一人獨行乃得其友也」。夫子有此說者以謂此爻所論豈其解一也哉。一人獨行乃得其友也。在此鼎祚集解天地烟燭萬物化醇。虞翻曰「謂泰上也。先說否反成泰。不說泰。天地萬物通誠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虞翻曰「謂泰爻之上或損艮為男先為女。故男女構精乾為積精反成益萬物出震疑萬物化生也。」平寶曰「男女構陰陽也。故萬物化生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解主於人事也。」易曰「三人行。二言致一也。」侯果曰「損六三爻解也。彖云二人行。三則疑。是疑不如寡三不及一也。」此明物情相忘。當上去細繩化經綸一之道則失。患累者也。張良說天地烟燭上萬物化生始陳上下交以直接人之道。卒其男女致一之取而人道革矣。一氣恍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烟燭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皆歟。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貴。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露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煙燭。元非數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下先外其爲感者。烟燭二端而已。萬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理。一萬物之妙者。歟。司馬

溫公說天地烟燭萬物化生。首一陰一陽相匹敵也。三人行二言致一也。三人並進或異其如通從尤以致治。雖志在於尊而不免於協。故聖賢相遇一人足矣。張紫微傳天地烟燭上吉爻一也。一之用大矣。天地萬物所以成化育之功。起諸此也。一之本在一心。苟通一格化之功。其數能樂大三人行而損一人全非道義之感。所造不同。各有二三真心者。據此周公所以輔成王。成王大治。革君之後。皆不足以擬其尊也。周公脩百工。受其益。郭雍解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損。一以交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故一以交感。已損自奉。奉由乾坤而易足。已故有天地男女之象。曾禮易解。高川先生曰「烟燭爻盛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蒙財主萬物之化醇。解謂蒙虧厚猶損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惟損財事。所以取生也。二陰一陽至可也。既三則當損。言故孚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而且大者莫過此也。多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生。憲天地烟燭萬物化醇。萬物之主意。故可觀此。凡者善之義也。斯謂仁也。道尤光。對有陰必有陽。有善必有惡。有是有非。先一亦先一。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之一。不可。水樂大典卷二十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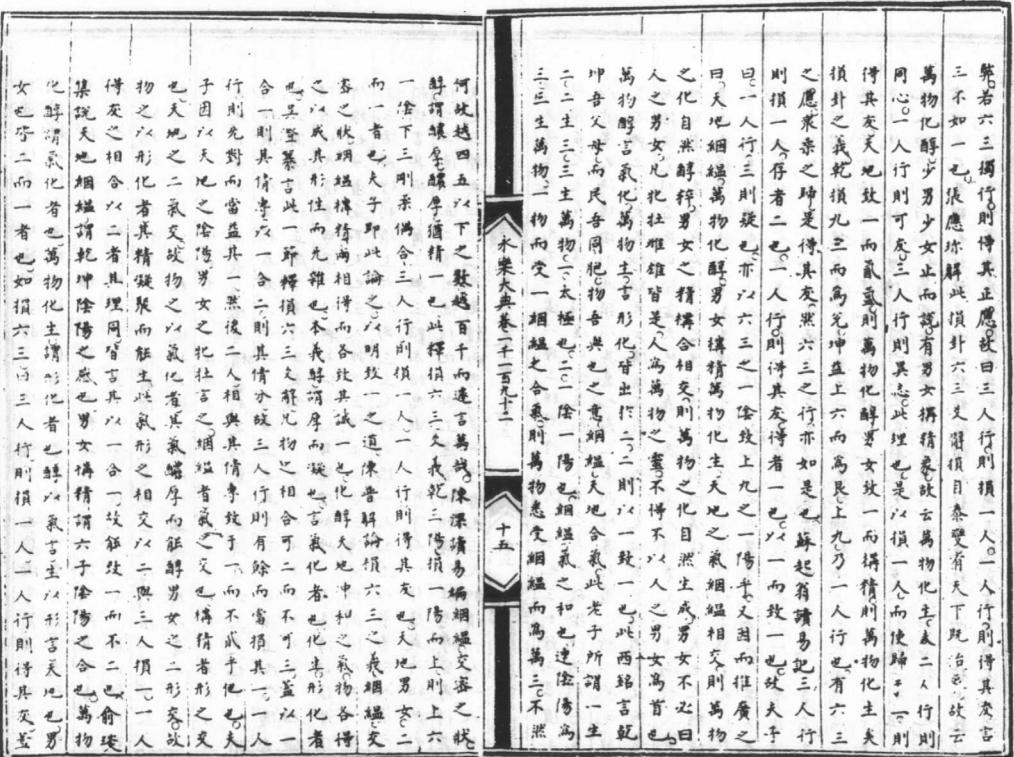
得其友。益。天下先不二者。二與二相對待。生主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者。此損益之大義也。張六三虛則益。則盈。三陽之義也。既破陰。得陽則為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為損。以其盈也。天三索而得男乾直之所以成也。故三之與上。有天地烟燭男女構精之義也。一人曰「僕筮而得貴。故尚施而陰。受受則喜。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天三索而得男。乾直。三索而得女。乾坤。受而男女成焉。破三之與上。所以有烟燭構精之義。夫天地之烟燭。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擇也。可以立次而當之。所以不能。猶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為是。得其女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者非。故一其數能與於此。尹氏曰「先生一日舉損益。書中論先。先即義。今正蒙第十七章。謂先氣者是也。任擇氏一章前。先生曰「謂之先。先便。不是只是氣感。而有如天地烟燭。遇二象。交感。萬象。主。為。皆是陰陽氣。尚。只說先氣。即。傳。謂。先。先。即。非。」。日。傳。上。下。文。以下。承。自。張。曰。正。說。楊。萬。傳。此。損。六。三。之。爻。解。也。天下。之。憲。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崇。而。洗。於。萬。事。象。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古。故。一。致。者。方。至。之。之。謂。也。并。致。力。而。一。於。精。故。精。於。封。主。良。致。力。而。一。於。仰。終。精。

相應之位。是生烟燭。相盪。負屈伸之始。其未也。戲激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如於易者。乾乎。茲。去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貫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烟燭不足。謂之大粗。謂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長。其智不足。稱也已。」。上。燕山。邵氏曰。天地烟燭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故。一。之。爻。憲。謂。一。之。爻。謂。泰。上。也。先。說。否。反。成。泰。不。說。泰。天地烟燭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虞翻曰「謂泰爻之上或損艮為男先為女。故男女構精乾為積精反成益萬物出震疑萬物化生也。」平寶曰「男女構陰陽也。故萬物化生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解主於人事也。」易曰「三人行。二言致一也。」侯果曰「損六三爻解也。彖云二人行。三則疑。是疑不如寡三不及一也。」此明物情相忘。當上去細繩化經綸一之道則失。患累者也。張良說天地烟燭上萬物化生始陳上下交以直接人之道。卒其男女致一之取而人道革矣。一氣恍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烟燭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皆歟。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貴。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露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煙燭。元非數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下先外其爲感者。烟燭二端而已。萬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理。一萬物之妙者。歟。司馬



本樂大典卷一千一百九十二

酉



言後一也。男者即是一六子非真謂人之男。次若以爲人之男女則人之男女止能生人。蓋能生萬物也哉。佔蒼蠻氏曰精義則是以故二若損之六三是也。李想易訓謂姻緣爻密之狀。天地之氣交密而萬物氣化者皆凝而聚。男女之精氣結構而萬物形化者皆萌而生。天地男女皆以精體。事一而能生。一陰一陽。蓋可二也。故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必損去一人而少二。二乃專一人行而得一友則亦成之。此言天下之理。二乃專一也。張清子集註卷八曰天男地女。昏二而一者也。丘行可曰。損自泰未以未成卦。三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相應之象。既戒戒卦言之上坤變艮巽為少男下乾變兌爲少女。有男女構精之參。卦一柱附蹕。故可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角方得專一者三。眚夬卦䷪。程先生說初九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角相與。自說得。婦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角相與。李太白趙蕤解天地陰陽之義。謂姻緣爻密萬物化育而解。溫男女文構精氣萬物化生而蓄。易損之六三爻解以三人行則損一人。謂乾三陽則損九三之陰。爲六三之陰一人行則得其爻。六三之陰一人行則得上九之陽。爲專一。則專政而光鍛三則鍛失。言致其一也。損者惟損得其一。

水樂大典卷一千一百九十二

十六

卷一千一百九十二
正爻解妻精極大義先尚曰。損一益二。二體正經本增三益二爻而後為損。故有天地相應之數。互奇。不齊則東不被。此吉。否物之泰。者也。盈天地之合。以象坎以通經。言精合于象者。已於所謂育天地。無復有天地。也。又上卦之三。亦曰。男。少。女。女。故有男女構精之象。惟精亦是相。惟。忠。誠。而。道。相。與。專。用。然後。能。成。專。育。之。功。萬。物。之。化。生。也。已。互。女。之。始。也。而。若。以。俱。精。合。生。於。特。省。已。中。于。有。女。其。受。育。有。夫。婦。原。後。有。人。女。之。互。也。而。以。相。得。此。謂。三。則。雜。致。一。之。道。已。此。傳。於。三。爻。義。當。人。之。相。得。不。可。不。早。也。蒙。謂。陰。陽。妙。合。萬。物。始。之。際。而。待。謂。之。化。雖。某。論。精。考。以。易。卦。有。豫。而。為。和。和。貴。解。也。有。豐。而。為。厚。者。亦。解。也。自。解。之。美。一。發。露。於。乾。道。之。變。化。則。化。解。之。周。光。序。亨。肅。謂。消。六。安。隨。所。寓。而。皆。可。萬。然。則。化。解。之。義。真。大。失。咎。自。聖。人。不。作。此。義。不。明。聖。人。有。幸。生。於。天。地。間。不知。造。化。終。始。循。環。猶。會。公。姻。緣。股。萬。物。化。萬。物。皆。變。化。以。生。而。所。乘。醇。醸。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即。動。物。皆。崇。氣。於。父。受。形。於。母。變化而生。易。曰。易。書。克。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爻。此。損。卦。一。三。爻。解。謂。皆。以。兩。而。相。配。全。通。多。而。至。於。三。則。損。一。而。成。偶。少。而。止。於。一。則。得。反。而。成。偶。此。言。致。一。也。謂。其。極。致。則。二。氣。但。一。氣。鄭。元。易。經。毛。

萬物化解 在物固有至妙之理。任易必有至妙之解。大善觀造化者其惟化生之際。不于其際而觀之。皆非常識。造化者。何。肯。拘。立。天地。間。

其。則。為。化。其。出。則。為。生。既。化。之。復。无。何。為。惟。天地。之。氣。交。相。為。感。於。物。化。之。傷。而。天。有。干。生。意。舉。萬。物。中。和。之。氣。皆。將。於。是。而。拯。藉。於。是。而。縕。藉。斯。時。也。其。氣。解。乎。其。理。精。一。謂。之。化。固。不。可。謂。之。主。則。未。然。作。易。聖。人。安。得。不。以。化。解。而。為。古。此。大。傳。曰。生。之。意。世。之。論。造。者。莫。不。曰。萬。物。資。始。造。化。之。始。也。成。當。此。是。造。化。之。終。也。噫。亦。安。知。聖。人。作。易。有。不。敢。以。終。始。論。造。化。精。微。之。理。者。耶。蓋。資。始。而。不。必。以。終。始。而。為。言。或。終。而。後。不。以。成。始。而。相。繼。然。則。僅。底。乎。終。之。更。其。始。此。正。造。化。出。入。之。神。機。萬。物。化。生。之。妙。理。有。不。可。以。小。智。獲。私。意。測。其。鳥。音。韻。未。易。達。其。土。論。膚。可。輕。耶。且。自。物。觀。之。化。之。為。高。謂。其。新。者。故。出。者。入。也。既。既。化。之。復。其。義。如。何。生。之。萬。古。謂。其。故。者。折。入。者。出。也。寒。未。生。之。先。其。義。如。何。以。舊。常。識。見。而。言。則。由。化。而。生。持。一。轉。移。之。間。可。而。易。之。聖。人。則。於。是。而。重。其。形。容。為。何。首。物。化。之。後。其。生。理。固。不。混。也。物。生。之。先。其。見。象。則。木。形。也。姻。繼。得。萬。物。故。從。新。蓋。有。天。地。二。氣。萬。之。造。始。為。物。遇。斯。時。其。賦。解。則。解。虛。其。氣。洞。深。舉。品。之。物。雖。尚。有。之。不。齊。若。缺。形。若。累。氣。固。時。齊。此。為。出。苟。以。化。而。為。

水樂大典卷一千一百九十二

十七

言。則。主。意。為。己。停。苟。以。坐。而。為。屯。則。去。而。為。未。久。不。召。以。化。生。而。名。以。化。解。者。意。其。抱。中。天。地。之。嫌。此。實。為。中。之。原。變。正。陰。陽。之。會。此。實。為。正。之。嫌。惟。此。義。則。為。大。和。為。嘉。全。萬。物。之。相。見。為。品。物。之。成。萬。元。功。美。利。源。原。不。已。向。非。有。此。來。就。從。而。經。解。之。解。聖。人。道。參。元。化。識。先。精。微。洞。究。萬。物。終。之。際。而。待。謂。之。化。雖。某。論。精。考。以。易。卦。有。豫。而。為。和。和。貴。解。也。有。豐。而。為。厚。者。亦。解。也。自。解。之。美。一。發。露。於。乾。道。之。變。化。則。化。解。之。周。光。序。亨。肅。謂。消。六。安。隨。所。寓。而。皆。可。萬。然。則。化。解。之。義。真。大。失。咎。自。聖。人。不。作。此。義。不。明。聖。人。有。幸。生。於。天。地。間。不知。造。化。終。始。循。環。猶。會。公。姻。緣。股。萬。物。化。萬。物。皆。變。化。以。生。而。所。乘。醇。醸。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即。動。物。皆。崇。氣。於。父。受。形。於。母。變化而生。易。曰。易。書。克。三。人。行。則。损。一。人。一。人。行。則。得。其。爻。此。损。卦。一。三。爻。解。謂。皆。以。两。而。相。配。全。通。多。而。至。於。三。则。损。一。而。成。偶。少。而。止。於。一。则。得。反。而。成。偶。此。言。致。一。也。謂。其。極。致。則。二。气。但。一。气。郑。元。易。经。毛。

一者生乎六爻，有君者自吾者也。今苟有尸祭廟宇，其志分矣。何一而不知彼此之相呢？奇偶之相得者乃一之所由施，則至理不日而世之以迹求理者將惑於訛詮，異同之見而无所展，止是烏可以先聖人要終反本之論哉？聖人謂損之為卦，陰陽雖各以取而相應，而六三之與上九則陰陽以義而相從者已。惟不明乎此，但見泰六三一客，擣一陰之同類而上應爻上九之陽，則謂以陰而撻陽是未免乎？奇偶之即位類之承者，而豈其所以爲一者？殊不知天下之理，二則獨焉，兩則並以過乎兩，則爲資不反乎？兩則爲偏全也。以一陰而配一陽，正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道，議而徇其迹，则以二，要其極則會乎一者也。聖人因爻辭，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說，遵於大傳而發爲致一之論，誠以三人行則損，一人是損其多，以爲一者也。一人行則得，其友是補其不足，以反乎一者也。或損或益，要皆爲致一之歸也。苟能因聖人以一之言而深求夫致一之義，則知損陽不享，獨陰不成，而六三上九，果以獨立而不相資乎？其相資者，果非所以爲一乎？愚故曰：論至聖人而日定理，因論定而後明者，此也。世之不深於易者，猶曰：損之六爻，皆以陰陽

相配者也。而裏獨以六三上九二爻言之，蓋聖人之於卦，不論其全體，而要其所成損之尚卦，由於六三上九二爻之相易而後成。此聖人所以不於二爻而尤深致意也。不然則均之為爻也。聖人獨何心於詳略之間？雖然以六三上九二爻而論，固足以見二爻之一以合體而論，則日初而至於四五，亦皆所以爲一而一之爲義，何往不然？周易虎經義言，致一也。徇其始則迷，雖其光其剛，則理實同。天下之理，不自其終而究之，則其初未足以定論，決也。故夫其始為者，有以益而實損，似得而實失者，方感焉可非聖人充極而言之？則理之至一者，將難忘於人情之間，而所謂損益得失之判，誰其詔後世耶？所以論損之六三，人之言曰：「一不解以獨立，兩者可以有成，是始末由其始以觀終也。」始為泥於兩公，苟合之患終為缺於一，反有相合之理，性味昧者，於此皆如同之。而云不如其之乃所以爲同，皆知得之爲得而不知失之乃所以爲得，誠知失致一之理不必徇人情而求之，則知夫天下之動，所以必正太二者，非一也。夫亦安其始於終而已矣。然夫損之六三，與上九之爻，是陰陽之從者也。方其得三以並進，其關戒矣。若可以為得已而聖人乃以爲得，其人，其會，其事，其處，其外矣。若了以与失之而聖人乃以爲得，其人，其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其故其一也。君子學以致其道，貴其得。

相配者也。而裏獨以六三上九二爻言之，蓋聖人之於卦，不論其全體，而要其所成損之尚卦，由於六三上九二爻之相易而後成。此聖人所以不於二爻而尤深致意也。不然則均之為爻也。聖人獨何心於詳略之間？雖然以六三上九二爻而論，固足以見二爻之一以合體而論，則日初而至於四五，亦皆所以爲一而一之爲義，何往不然？周易虎經義言，致一也。徇其始則迷，雖其光其剛，則理實同。天下之理，不自其終而究之，則其初未足以定論，決也。故夫其始為者，有以益而实损，似得而实失者，方感焉可非圣人充极而言之？则理之至一者，将难忘于人情之间，而所谓损益得失之判，谁其诏后世耶？所以论损之六三，人之言曰：「一不解以独立，两者可以有成，是始末由其始以观终也。」始为泥于两者，苟合之患终为缺于一，反有相合之理，性味昧者，于此皆如同之。而云不如其之乃所以为同，皆知得之为得而不知失之乃所以为得，诚知失致一之理不必徇人情而求之，则知夫天下之动，所以必正太二者，非一也。夫亦安其始于终而已矣。然夫损之六三，与上九之爻，是阴阳之从者也。方其得三以并进，其关戒矣。若以与失之而圣人乃以爲得，其人，其会，其事，其处，其外矣。若以与失之而圣人乃以爲得，其人，其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其故其一也。君子学以致其道，贵其得。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保，其用守其真一也。故明為寒，未則暑，健寒暑相代，故能成其根本於止而復動也。故時之往，則不用已止也。故為之辰時之未則用已動也。故為之仲而仲之方利土也。故人壞之屈而求仲也。龍蛇之蟄以待身也。皆本其止，以是聖人窮理而盡性，立於无妄，行於无尤，形者所以致神之用也。致其利用，無安其身者，潛其德用之而不殆也。道極乎是矣，故窮窮神之所，自知變之所化，此德之盛也。易之大歸也。聖人之立矣，是以君子保其貞，一傳其所，安黑，復石可遠也。易曰：困于石，蹇于石，蹇蹇入於其窩，不見其妻，凶。所蹇而蹇也。不量其力，危也。及死期立難而廢也。其可見乎？此不輕安其身而俱其末也。保其身者，勤而无失也。脩德者，利其用也。是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德之備，時之動，故能復其位也。傳位而位於民者不可以不察於小人。寫人之上者，本乎人也。变而遷之夫？其仁也，使小懲而大憤，乃小人之福也。御之以道，仁在其中矣。是以上善，威以示人，至于忠積而累之罪大而誅之，先及之矣。財小人威其身而君子失其刑也。是以何役威耳，則居其位而不失御其下之道，則可矣。安而盈之，是失之矣。故患危乃可全也。故昌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古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曰：「其七其亡，葉子旦集黑，復宗其位也。」僕在於進，大任，至于不可以不善也。遇斯敗之矣，故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以幕將是蔑公，敗其形澤，而不能勝其任者也。未詳知其事之微者，可以使之大也。復其名位，其事雖萬變而得其神也。夫知喪明，禍福之源，明矣。我者事之未也。介黑如石，不可以利變也。觀言而動，尚不利焉。故上文不諱不苟容也。下爻不贊，不輕始也。如則吉矣。蓋持於終日，變故知微，知彰者，始其終始也。如柔知剛者，識變化之焉。已君子，壯如此者，萬夫之所望可制而衰也。此聖人之道，至已先以加夫靜而先思而得其神，為亮機而復動，稱予者已動而後知是非而復近焉於我耳。既而後之，不適於修婦學者也。故曰：「頤氏之子，其始無義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便，信之以不速慢。先抵辱，充知人之義，有能通天下之志，雖遠之，學而可以至之。學以求之，其主者，非一以求之不可得也。故夫地網羅相繩，男女感應相與相得。一而通之，乃能化醇也。學而二三，則其志惑矣。夫以惑故，一以求之，乃得其處。易曰：「蒙其吉，我永童。」蒙者，求我之意，而愚然後能目達也。是以三

其安也則動而不失其節矣心博其易也則語而得其實也辨而得其交

則應而供其求也君子修此三者故能全也故危以期則民莫與惟以語

則民不應先交而卷則民不與莫與之則傷者之主矣是以莫益之式擊

之立心勿恒內心先主矣於物不辨矣何以爲恒哉惟是而可以用矣韓

衆伯註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立心勿恒必失其主已存誠則衆之所

不逞也據以有表則物之所不與也易以鼓反違立辟反字亦作作董書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嘗為出益卦陸德明音義卷一百四引孔穎達

正義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立則傷之者主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

動者此明致一之道致一者往舊之謂若己之爲博則萬事得若己之爲

失則萬事失也欲行於天下先在其身之一故先安靜其身而後動知

易其心而後語先以心選定其文而復求若其不然則傷之者主矣易

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此益之上九爻龍旣无攸高亢獨唱无智

是莫益之也衆怒難犯是或擊之也勿先也由己建立其心无能故

凶危也易之此吉若虛己存誠則衆之所與殊以有善則物之所不與也

子曰乾坤其易至夫得之摶此第五章也前章明安身崇德之道在於知

幾得一也此明易之體用移理遠大可以濟民之行以明支博之報也事

鼎作集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虞翻曰謂反損或益君子益初

坤而安身焉為後動在潔曰君子行動有所必自揣安身之理在於

己身然後動也易其心而後語虞翻曰乾為易益初體後心震為往

詮崔愬曰君子思己不物若於事心雖不可出謙必和易其心而後高

定其交而後長虞翻曰震象為定為後爻謂用宗廟爻艮為永也崔

愬曰先定其交知其才行若好祀與泰賁後可以事宗之君子脩此三

者成全也虞翻曰謂若上之初損上益下真道大也自上下而民說元

健故公也一爻以動則失不與也崔愬曰澤若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

失否闇故弗也惟以語則民不應也虞翻曰害上將災故懼來下之

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為恩義為應也无交而求則失不與也虞翻曰

上未之初故交坤失否闇故不與震為爻莫之與則傷之者主矣唐

虞故公也一爻以動則失不與也崔愬曰澤若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

失否闇故弗也惟以語則民不應也虞翻曰害上將灾故懼來下之

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為恩義為應也无交而求則失不與也虞翻曰

上未之初故交坤失否闇故不與震為爻莫之與則傷之者主矣唐

虞故公也一爻以動則失不與也崔愬曰澤若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

失否闇故弗也惟以語則民不應也虞翻曰害上將灾故懼來下之

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為恩義為應也无交而求則失不與也虞翻曰

上未之初故交坤失否闇故不與震為爻莫之與則傷之者主矣唐

虞故公也一爻以動則失不與也崔愬曰澤若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

失否闇故弗也惟以語則民不應也虞翻曰害上將灾故懼來下之

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為恩義為應也无交而求則失不與也虞翻曰

上未之初故交坤失否闇故不與震為爻莫之與則傷之者主矣唐

虞故公也一爻以動則失不與也崔愬曰澤若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

失否闇故弗也惟以語則民不應也虞翻曰害上將灾故懼來下之

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為恩義為應也无交而求則失不與也虞翻曰

泽一定其爻而復求先施恩德尤求不獲君子借此三者故全也无失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易不與自安他人其誰附之惟以語則民不應

也先交而求則民不與也當其所以過人知人之所以求我无交而卷則

民不與也六者是相往來之謂也已无施於人而欲望人之施人誰與之

哉莫之與則傷之者主矣述其僉要立心勿恒為成其立心勿以貪

得為害張紫巖傳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上立心勿恒也君子之動將

以有為也身之不安則必有停遲之害動無有功于君子之吉將以出令

也心之不易則必有佛理之言語能有格于君子之求人將以濟治也先

交而未則心之不同矣求能有得者是三者發於心作用於身而其事之徒

墨則繫諸天下百姓如影之從如響之過斷然有不可易者夫天下一心

心法所係不拘而感民雖主惠神則不殊此无他二心之所適也益上凡

立心勿恒後致立心勿恒之凶夫子以是舉之解蓋曰天下之禍常起於動作

語言用捨之間有國有邦者不可不慎也郭雍解君子謹於持滿之戒備

使三者以保其常全益道未極則人心與之入與之則益日至益過既極

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則莫之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固擾益常理況立

心先常之人宜免凶乎求漢上傅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上立心勿恒凡

其自處一晚過萬物自應空思慮營營之所至哉五日月寒暑二往一

禍故君子貴一也成九四曰僅僅往泰朋從爾志者勞神明以為一也

否思之所否明則從之恩之所不及其誰從乎雖僅僅往來之間其從

亦彼矣不知天下何思何慮萬物即一即萬物同歸而有殊掌一故而

義義則元次擇先取舍唯其宜而已精一於義則進而入於不可知之神

故惑而後動其動也天其用利矣避乎人間物莫之傷其身安矣利用安

者日進先德不期於榮而自榮矣此吾之所知也過此以往則化矣如

日喟喟嘆光必體寒暑相代萬物自生日月寒暑所不能知也故曰聖

人有所不知為聖人有所不該為無則所謂化者終不可知歟曰弱神一

所為則知化矣德盛者目立焉道至於此萬物與我一也故曰一則神。兩則化弱神則知變化之道人孰不欲安其身或困于石而不知掩于蹊。惑而不知避。名既汚辱身既危殆。迫於死尤雖欲安得乎哉。且不得見也。光明從來歲可用之器待可為之時動尤始聞出則有集唯求屈信之魂而其用利者能之。小人不耻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先社教大焉。雖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利而後觀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誠猶為小人之福。况真知義者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以成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大茅者國家之本。存亡治亂之所繫。雖安矢道不可停也。故安其位者。凡保其存者。必有其治者。亂君子既競某蒙不待其有故身安而國家可保。或家保而德宗失位。欲當禮謙欲量知任欲稱。乃三者各當其貴則用利而身安。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圖他。惟萬物不及稱。自古一敗塗地。後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神難言也。精義入神。以啟用其惟知我也。如喪其神矣。義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譬如陽主而井遇雨降而雲出。農人不識而君子見之。其於行義也。不亦有餘裕乎。夫安危存亡之義。在於始爻之際。君子上爻不諂下爻。不違義之興也。先悔各歲於其志。知幾故也。是以君子見微已。去小人

水樂大典卷二千九百十二

二十三

遇禍不祀先興不是相士達於此道者。存乎今而已。確然守正不轉如石者。方能免之。其心安。其智明。然識而善斷。故不僥倖。日月亨。亨如此。也。一朝之患莫知。彰易始。微難短易。知柔難。君子見微。故知微。知影知。審知剛。一龍二蛇。或託我。慈唯義是遵。則萬大望之而取法焉。所從者。宜持其朋友之。彼勞恩慮者。亦奉奉。大智周萬物者。暗於目知。雖入九軍者。或俾於改過。无己為難。己。君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慢行。故曰。頤氏之子。其治無幾乎。我謂小善為先。且而可以弗為。小怠為尤傷。而可以弗去。學復者。則反動之卦也。善者天地之性。而人得之性之本也。不善非性也。習也。不速而復者。爲之初也。故曰。不妄。本審弗知。知之未嘗復。復知之者。覺也。自性也。或曰。財。微之。魚。空。習。予。知脩為之。以復。復其本矣。由其習之不已。遂而不復矣。人之生有氣之質。有性之。義。則。柔。不麻。者。氣也。體之全。則一而已矣。故曰。天地真觀也。日月貞明也。氣。豈能變哉。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起升降。其氣烟燄。萬物化矣。轉而未離。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劉牧曰。乾坤自然而成立。自然而成。文序卦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曰。萬物化醇。首言其一本始解也。天地既生萬物。然後。消男不割。故曰。滅。

水樂大典卷二千九百十二

二十五

賤其德。抑然也。陽出於乾君之象。陰出乎坤艮之象。艮。其象乎。震。其一陽而二陰。是乾為君而坤為民也。巽。其象乎。三陰而二陽。是坤為君而乾為民也。此其所以為君子。小人之道。戰易。凶。僅。僅。往。參。朋。從。爾。忌。成。九。四。之。解也。威。威。已。崇。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為。威。也。其。在。六。三。陰。三。陽。各。有。其。紀。五。應。在。二。比。於。上。而。志。乎。參。三。應。在。上。比。於。二。而。執。掌。下。故。三。與。五。兩。失。其。民。而。二。與。四。皆。畔。其。晦。也。三。五。皆。以。剛。居。剛。而。體。乎。乾。二。四。皆。以。柔。居。柔。而。體。乎。巽。漢。然。先。相。與。之。意。欲。其。感。應。難。矣。惟。初。以。陰。居。剛。尤。四。以。陽。居。柔。而。又。艮。下。兄。上。博。手。相。與。之。義。其。應。既。專。其。情。且。遠。故。其。往。未。相。表。中。心。惶。惶。然。如。恐。弗。復。也。感。應。之。道。固。如。是。矣。故。曰。貞。吉。悔。亡。或。曰。九。五。六。二。陰。陽。并。配。剛。上。柔。下。固。先。相。與。之。義。也。九。三。上。六。雖。曰。并。配。而。柔。上。剛。下。二。氣。感。應。謂。之。相。與。不。亦。可。乎。初。六。九。四。難。陰。陽。互。居。剛。尤。四。以。陽。居。柔。而。又。艮。下。兄。上。博。手。相。與。之。義。其。應。既。專。其。情。且。遠。故。其。往。未。相。表。中。心。惶。惶。然。如。恐。弗。復。也。感。應。之。道。固。如。是。矣。故。曰。貞。吉。悔。亡。或。曰。九。五。六。二。陰。陽。并。配。剛。上。柔。下。固。先。相。與。之。義。也。九。三。上。六。雖。曰。并。配。而。柔。上。剛。下。二。氣。感。應。謂。之。相。與。不。亦。可。乎。初。六。九。四。難。陰。陽。互。